

不缺 建築師

阿更
著

不
缺
建
築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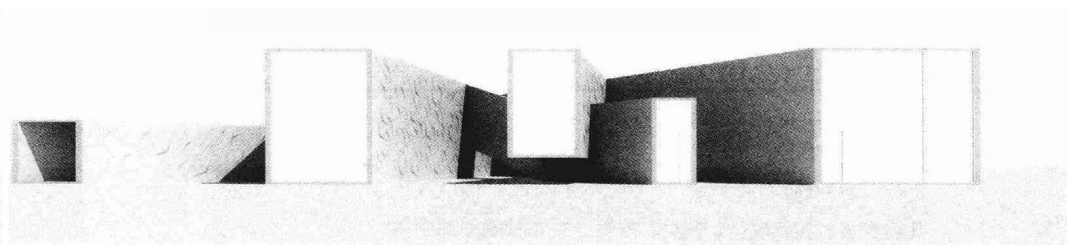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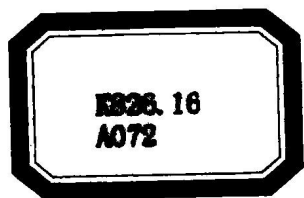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中国不缺建筑师

阿
更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当代建筑师群像脸谱集。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关注中国建筑师生态的文字记录片。

书中所选 20 位建筑师，为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他们均为建筑学专业出身，有鲜明的建筑主张和受瞩目的建筑作品。但本书的立意并未纠缠于此。作者将视角延展于他们的出生年代、从业背景、创意背景、创作过程、灵感来源。着墨于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行业中，他们各自选择的道路，以及从业过程中，体味到的困扰、惶惑、期待与苦辣酸甜。

本书打破以往说明书式的人物写法。将作者日志、同行评价、手绘草图、创意模型、个人漫画、照片等多要素有机整合。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将山南海北的 20 位建筑师集于一书，并用文字将他们变得有血、有肉、有趣、有个性、有人味儿，用了 5 年光景。可谓字来之不易。

总之，这是一本类似怪味豆样的书。有点好玩、有点幽默、有点苦涩、有点嚼头的，有点……还是由您自己慢慢品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不缺建筑师 / 阿更著.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

ISBN 978-7-111-27852-8

I. 中… II. 阿… III. 建筑师—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510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薛俊高 版式设计：时空意匠

封面设计：马精明 责任印制：杨 曦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48mm × 215mm · 7印张 · 211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27852-8

定价：28.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销售服务热线电话：（010）68326294

购书热线电话：（010）88379639 88379641 88379643

编辑热线电话：（010）88379776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序

写在前面

中国不缺建筑师。缺的是投向建筑师生存状态的视角和将这种生态记录下来方块字。所以，我尝试从这个视角，用汉字去呈现他们。

写他们，是我的福。生逢盛世，是他们的福。

表象里，他们——书中的 20 位建筑师千姿百态。有的品红酒，有的抽雪茄，有的戴墨镜，有的声高亢，有的总皱眉，有的笑声朗，有的嗓子亮，有的一副嘻哈相，有的茶壶里煮饺子，就爱闷声不响……他们或寡言，或多语，或经常抛头露面，或深隐难见。实际上，他们，拥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类似的成长经历：全部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建筑学专业出身；全部受到过较为完整的良好教育；学业期间又先后遇到了一批文革后绽放青春的老师；校园环境相对单纯朴实；毕业后迎来改革开放，也正巧赶上红红火火的中国大建设时代；进入单位，由于文革时期造成的人才断层，百废待兴的建筑行业急切需要一批人来补缺，又顺理成章不必等靠，很快被委以重任，成为中流砥柱。正所谓，时也，命也，运也，一应俱全。

时代成就人。时代成就有准备的人。借用吴耀东先生的一句话“豆浆遇到盐卤才能成为豆腐，但最关键是你必须首先是豆浆”。纵观这个可“点卤为腐”的建筑师群落，他们年轻、活跃、稳健，有叫得响的已建成作品，且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和成长性。在这种共性背后，不言而喻的是个性的努力和积极。

但，就在他们的建筑作品被重视的同时，内心和生存状态是否受到同样礼遇？随便站在哪个书店，望一眼书架便知。在琳琅满目的建筑书籍中，写老一辈国内外大师的有之；建筑师为自己出作品集的有之；却唯独寻不到一本凝视他们面孔，关注当代建筑师职业生态、聆听他们心跳的薄本。更不用说是将一批性格、风格各异的建筑师，一并汇总出版的。

他们，玩笑着妄自菲薄“老板用形式包装商品，长官用形式包装政绩。

我连建筑的颜色都确定不了。”“我们就是剃头的，修脚的，只要把活儿给业主伺候好了，自己是谁并不重要。”

这不由让我想起，当全世界纷至沓来享受盛大的紫禁城，却无人知晓这座世界之圣殿设计师、建造者到底姓甚名谁？蔡信？蒯祥？杨青？还是陆祥？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能工巧匠们是怎样一个活法？那组恢宏庞大的建筑群是怎样被设计出来的？为寻找灵感他们是怎样伴着如豆的烛火，煞费苦心，眉头紧锁？又是怎样提着一颗谨小慎微的心，与非技术性决定因素妥协或周旋？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但却因匠人的身份，无资格载入正史。他们的身躯、心灵、连同名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了迷一样的千古咏叹。

比起几百年前默默无闻的先辈，如今的建筑师们，声誉地位与建筑捆绑在一起算是历史的进步吧。他们不仅台前有了身影，幕后有了声音。还会因纸上的作品、立起来的建筑实体受到瞩目、追捧，抑或遭受非议和咒骂。而在尚未健全的建设大环境里，这种或褒或贬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是否就真的当之无愧地恰当？当一个本是单纯的建筑，被输入了政治、资本、利益、速度等多重指令，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苦辣甜酸？

抛开客观、中立、理性的职业信条，我也仅是个红尘俗世中的平凡女子。我为他们的中标、落选，或喜、或悲、或愤愤不平。为他们处事冷颜冷色、热情豁然、不温不火，唏嘘不已。在将他们集纳入书的漫长周折里，他们，不仅与我职业相关，更渗透进了我的人生轨迹，成为我感知世间冷暖的参照物。这也更坚定我通过写这些人，来呈现建筑师生存众生相的本意。

我深知，人如无形之水，百人百解，千人千样，没有定势。写人不同于写动物，更不同于写产品，只写外观、表皮和功能。笔不触心灵，便难表现人性的广袤、深邃与灵性。写一个人，比弄清一个世界要难得多。我也知草

成急就的文字，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学识、胸怀、眼界、才情与性格。但我还是愿意走近他们，用4年的时间积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他们。用笨拙的手和最朴素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坦陈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却很有自知之明。我仅写了我找到的，看到的。毕竟，放言鼓捣一桩类似中国大全、世界之最的狂事，我干不来，也不会干。而对于论资排辈、盖棺定论的牛事，我既不热衷，也觉得无趣儿。故而，完全以写人物为主，作品和主张只为烘托人物捎带安置。从未敢让这本书去背负什么大而全的学术包袱。进而，早就直视了它的浅陋、遗憾和不完美。缺儿，本身就是完满的一部分。不是么？

更何况，我仅希望它是一本能搁在竹摇椅上，放进背囊里，歪着，靠着，卧着，倒着，都能翻出欢快的枕边书、口袋书。且不论读者您是学生、业主、文学爱好者、建筑师同行、开发商……尽可无需劳神费劲就能看图、瞧画、读字，识脸谱、按图索骥，各取所需。最好是您在又哭又笑的当儿，能嚼出一点咸淡味儿。

而我最期待的是，当拆房子、造房子的、写房子的人都已回归大地呼呼睡去，而字活了下来。她将让后人知晓，建筑师活在中国蓬蓬勃勃大建设时代里，未必如想象的那般好。时代给予他们的，不仅有机遇与欢欣、也有苦痛与困扰。

阿更 于北京西郊

2009-8-26 05:20

目录

中国不缺建筑师

序 / 写在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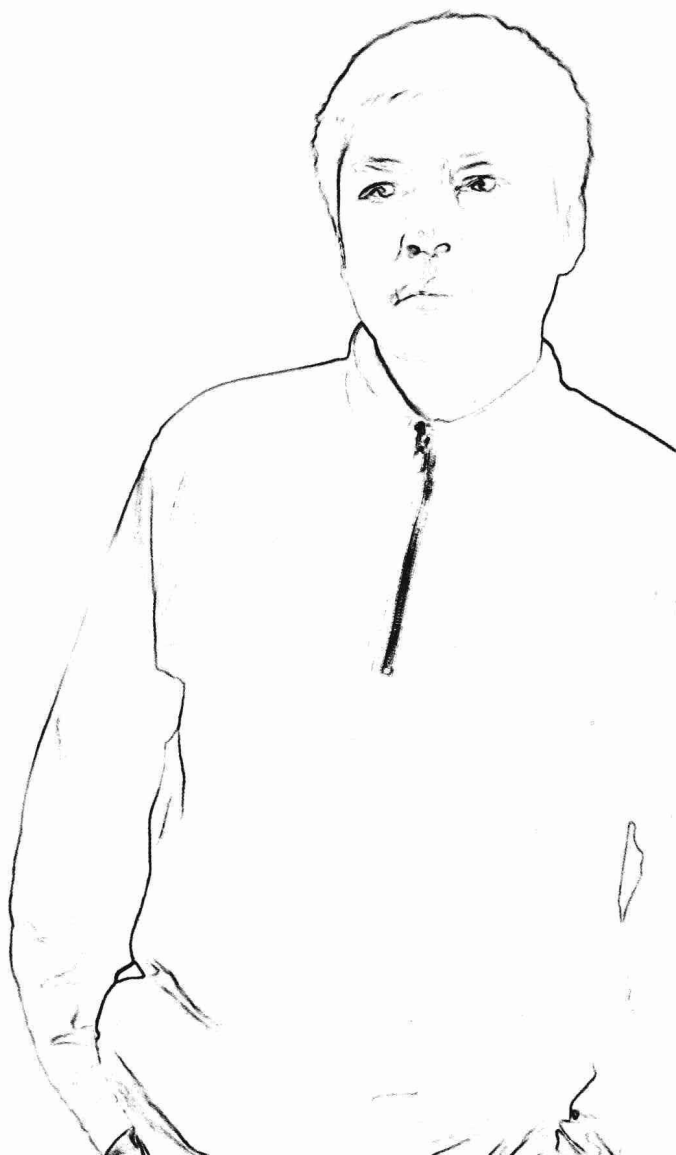
刘家琨 / 亦文亦建筑	1
张永和 / 张永和的“女中音”	16
齐欣 / 齐欣的不爱与爱	22
周恺 / 建筑师四十之不惑	34
崔彤 / 传统极至是摩登	48
罗四维 / 十四楼的罗四维	60
王澍 / 造房子就是造世界	72
张雷 / 帅老张的建筑哲学	86
王路 / 帽子下的秘密	96
胡越 / 两难境地	106
朱小地 / 受苦的眼睛	116
吴耀东 / 爱在烧	126
马清运 / 愿为一棵水草	136
吴钢 / 建筑若茶	146
赵小钧 / “水立方”成名之后	154
王辉 / 一个有意思的建筑师	166
李兴钢 / 想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176
梁井宇 / 别嫁建筑师	180
李忠 / 镖师李忠	191
刘珩 / 一夜无眠	202

附

齐欣版《英雄风范》	211
张雷版《各就各位》	213
崔彤版《我看同行》	214
周恺版《我看同行》	216
梁井宇版《我看同行》	217
胡越版《我看同行》	218

刘家琨

亦文亦建筑



齐欣说刘家琨有“军阀”的威严。

张雷说刘家琨有“酋长”的气质。

两年前，我亲见的，也确是大马金刀，不苟言笑的一张肃脸。他笑起来，该不难看，但见他的真人与照片，却都不曾有过笑意。如不是突如其来的“5.12”，这个牢固的印象，恐是要锈蚀在我的脑海里。

川蜀的5月，大地上的麦子和往常一样刚黄梢儿，布谷鸟如以往一样放喉欢叫。突然间，时间停滞在了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天崩地陷，断壁残垣。四川汶川、茂县、理县、北川、都江堰、绵竹、什邡、青川、平武、彭州等地上空朗朗的读书声嘎然而止，无数未及旋开成花的蕾，刹那魂归天府之国的大地田园……

震后第5天，一个名为“汶川震后再生”的博客挂了出来。发起人，正是这位以严肃著称的民间建筑师刘家琨。

在那个博客上，能看到刘家琨的初衷，是通过网络搭建一个震后重建工作平台和建筑师工作联络的接待站。能看到他发出简短的求援信息，带来的应声如云。也能看到感情不外露的冷汉不经意地袒露心迹：

“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在灾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志愿者。一个体力不佳的中年志愿者。腰有伤，拿轻的东西不好意思，重的东西又拿不了，很尴尬。在灾区，看到没有倒塌的房子时，尚觉得自己是个建筑师。看到倒塌的房子，又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建筑师。坐在办公室里每天都会感到摇一摇，收

藏的很多东西也都摔碎了，就觉得有点像灾民……”

自然发威，人躯似蚁。貌似威严的刘家琨又有何异？他的内心同样是惶惑、卑微，同样是无助。人与人感同身受的东西多了，横在之间的身份、地位、界限、隔阂便会随之模糊。于是，发自本心的给予、体恤与相互支撑，便会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我吞吞吐吐说出这些天来萦绕于心的想法：为他们的女儿（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三·一班学生）建一个小小的纪念馆。接下来的事我始料未及。打算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就得到如此感激，足以使我重省人生的意义……那些实际的物质困难，‘都是身外之物’，对心灵的安慰才是最深切的安慰。那么好吧，想到啥就做啥，做一点是一点。

胡慧珊纪念馆以灾区最为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作为原型，采用框架结构及再生砖建造，表面施以乡村最常见的抹灰，像灾区常见的一样，室内外均采用红砖铺地。单纯，朴素，普通。一个田边林间的小小的纯粹空间。虽然小，但足以勾起人们对地震的集体记忆；虽然小，但却是我设计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

我不知道我想出资修建的这个小小纪念馆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是为他们的女儿，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

柔水之心尽然。当我看到刘家琨要为一个普通女孩——胡慧珊设计纪念馆时，我心中那个冷面硬汉形象彻底被颠覆掉了。

也许，看江湖“大哥”是否真正威仪，单是峻冷的外形、出众的身手并不足为据。相反，深沉的悲悯、胸怀大爱的情怀、以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声望才算是最好的印证。

今日，再次打给刘家琨的电话里依旧嘈杂。他说，正和一群人说事，要换个时间谈。想想，他现在做的都是正事。造砖（新型轻质建渣秸秆再生砖）、建彭州的村落与学校，以及更多琐碎的事，都需付时间和精力，我便断了再打电话之念。人有忙闲，事有急缓，有什么样的采访能比灾区重建更重？

窗外风清，新月如钩，秋意正浓。是以为记。

刘家琨，男，1956 年生于四川成都。1982 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分配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1987—1989 年四川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1999 年考取一级注册建筑师，同年，成立成都市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建筑、室内及景观设计。

主要建筑作品：艺术家工作室系列设计、犀苑休闲营地、红色年代娱乐中心、鹿野苑石刻博物馆、摩托罗拉成都软件中心、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上海青浦建设展示中心、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客房中心、广州时代玫瑰园公共空间及景观设计、成都锦都商业院街、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设计艺术馆

/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 /



亦文亦建筑 / 2006年3月 / 成都

半扇黑板改装成的窗子微敞着。

一只灰白相间的肥猫“嗖”地跳上椅子，蹦上长桌，伸个懒腰，百无聊赖地来回踱了两步。然后，定住，用贼亮贼亮的眼瞄着前方。

不远处，黑板上画着彩色设计草图。作为一只常年生活在设计事务所里的猫，看多了形形色色的草图上千变万化的线条，就会觉得没趣。于是，它收了视线，掉转脸儿，“嗖”地纵身一越，上了窗台。

马路对面是个“春来茶馆”。蓉城的早晨，从凌晨三点多悠闲的喝茶客到茶馆报到算开始。所以，隔窗相望的肥猫，总觉得空无一人的事务所清晨时光是那么漫长。

太阳升起来，位于玉林小区的家琨事务所是寂寥的。寂寥得受宠的猫儿，也只有独自蹦上跳下打发时光。

渐渐的，随着事务所门口悬着的铃铛不断“叮咚”作响，一双双不匆忙的脚踏了进来。猫儿蹦下窗台，奔向门口。就这样，一方隐藏于居民区里的办公间，在欢蹦乱跳的肥猫眼里，上班时间的到来而具有别样的意义和生趣。

素往里，上班铃铛的最后一声“叮咚”是留给刘家琨的。这个古旧气的铃铛就是他亲自淘换来的。工作室里“上了年纪”的摆设：“万寿无疆”红框毛镜（印有毛主席像的镜子）、白色雷锋瓷像、贴在卫生间门上的“为人民服务”，也都是他搜寻来的。这当然跟他成长的年代和环境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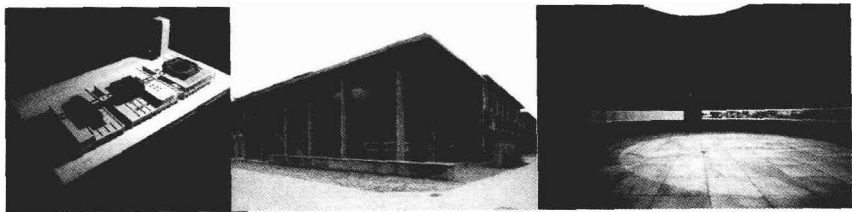
刘家琨土生土长在成都，却长得很不像成都人。他身材高大，浓眉方脸，不知是怕笑多了长皱纹还是怎的，反正无论是采访，还是吃饭，我什么时候看他，他什么时候都是一副不怒自威的“老大”尊容。倘要说的仔细点，那就是眼神和表情，都如正在走台的男模詹姆斯，有点冷，有点酷，有点让人看不透。

说话呢，他也既无成都话高挑的“儿”话音，也没“嘎、哈、噻”后缀，字正腔圆，没有半点“川普”味儿，干净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我总怀疑他

属于蓉城移民，只是没好意思刨根问底去求证。好奇心太强，肯定不好。留点悬念，未尝不好。

我倒是觉得，他的性情上跟慢城——成都倒是很合拍：有点闲、有点钱、有点懒、有点土。要知道，在天府之国，在闲散的人堆里，勤奋可不一定是美德。相反，你要是忙得脚打后脑勺，而也未成名、成家、发大财，倒是要被人笑话：“你到底忙出个啥子嘞？”。所以，不管其他建筑师是不是忙得恨不得飞起来，刘家琨都能心安理得地享受那种懒散点的、节奏舒缓点的成都慢生活。当然，他也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其实，在成都，我这样的就算相当勤奋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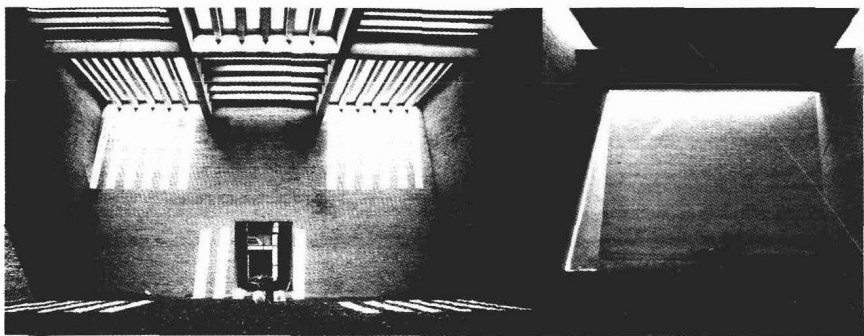
刘家琨自称是个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人，凡事遵循顺其自然，不逆天意。综观刘家琨几十年的人生，也确少逆拂之事。就算是时光倒流到西汉时期，那隐姓埋名卖卜的哲学家严遵，打板穿梭于宽街窄巷，也休想从刘家琨兜里掏到卦钱。因为他笃信“天算”，不信“人算”。



/ 安仁博物馆模型 / 安仁博物馆主入口 / 钟展厅内庭实景 /

1956年，刘家琨降生于成都中医之家。1975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刘家琨，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在“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感召下，上山下乡去了。百无聊赖的农村生活，促使他开始尝试小说写作。过了几年，“天地炼红心”没炼成，扎根农村一辈子也成虚言。他和大伙儿一样，只盼着早点跳出农村，返城回家。

那时，能逃出农村的最正当理由一个是扛枪，穿上绿军装；一个是挎上书包，进学堂。1978年正值恢复高考，刘家琨选择了第二条路，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 旗展厅工地 / 印章展厅工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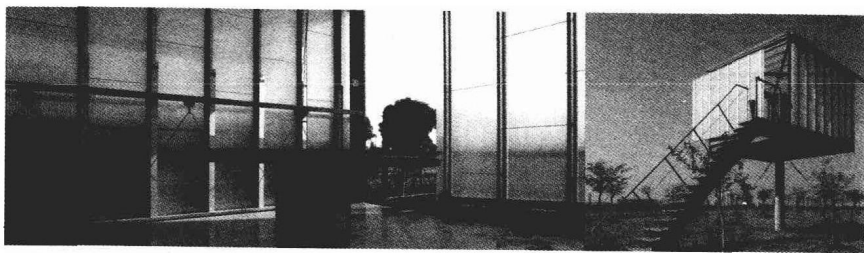
志愿表发下来了。为了尽早脱离农村，刘家琨不管三七二十一，靠谱和不靠谱的，全往上写：医学院、皮革处理、仓库保管、建筑设计。前三个自不必说了，好歹知道出来做什么。后一个不光吃不准是干什么，就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之所以不知道，还要报，是因为听说建筑学院里也能画画。

刘家琨从小就喜欢画画，本来想报美术学院，但名额太少，心一虚，就没敢报。最终，他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了那听着挺新鲜的“建筑设计”。

进了大学，从弄明白设计与画画是两回事的那天起，刘家琨就对建筑产生了厌嫌情绪。好在，被文革耽误了青春的老师像羊倌，把“羊群”赶到草地里，就各忙各的，不怎么管了。获得充分自由的刘家琨，从大一就开始玩，偶尔也读读托尔斯泰。大三时，开始修整知青时期写的小说。到了毕业，他的收获除了发表在《四川文学》的《游魂》、《白日梦》两个短篇小说外，其他一头雾水。用他的话说就是：“大学四年，其实什么都没干，却好像什么都干过了……”。

1982年，刘家琨大学毕业，分配至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第一份设计是参加日本雕塑博物馆竞赛。但因那时通信渠道太不畅通，信件几经山重水复的周转，竟然错过了竞赛日期。因而，他也只能看着自己用心设计的方形体博物馆，躺在纸面的沙滩上期待潮起潮落了。

欣慰的是，这个博物馆，后来在翟永明的诗句中复活，并受到赞誉。但种种欣赏的眼光，并没激起刘家琨对建筑设计的热情。因为当建筑师本就是



/ 金华茶舍室内 / 单体 /

阴差阳错开的花，盲目结的果。这就好比，他问 5 岁的儿子：

“长大干什么呀？”

儿子回答“当海狮”。

“为什么当海狮呀”。

“因为能抓很多很多鱼”。

“抓那么多鱼干嘛呀”。

“因为我喜欢吃鱼”。

听着，有点荒谬的味道。

在单位，刘家琨觉得伏案制图这份小职员的生活，就像温吞的白水没滋没味。特别是一想到自己要像老员工那样，在沉闷中度过一辈子，心头就会涌起一阵阵恐慌。恐慌过后，接下来，就是因热爱不起来而造成的深度没精打采。

两年后，就在人们将无精打采视为他的工作常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刘家琨的精神头来了！原来，院里正在组织人员要去西藏建设两个项目。他特别奋勇地报了名。一个一贯不甚积极的人，突然抢着去条件艰苦的西藏搞建设，这让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只有刘家琨心里明白，他是奔着草甸子上跃动的藏羚羊去的，而非那曲的两个建设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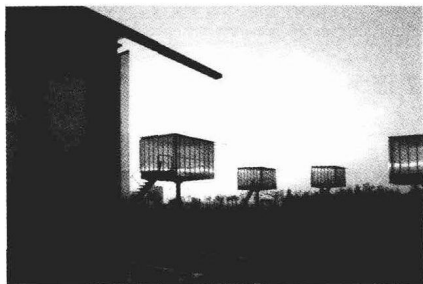
刘家琨异常的举动，当然逃不过明察秋毫的党组织。警惕性最高的某领导，在走之前，特意提醒领队：“这个人，要看见他上了飞机才放得下心来。”其实，他也知道，要不是他画得一手出色的水粉渲染图，又表现出了为革命献青春的大无畏精神，去西藏恐怕就没他什么事了。

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雪域高原；第一次跑得那么快——帐篷里窜出了藏獒，跑慢就没命了；第一次看见白脸牦牛的鬼样子；第一次在无遮无拦、

无红线的草原上盖房子；第一次悟到建筑设计的要旨并不是设计建筑……刘家琨人生中许多始料未及的第一次，都萌生在羌塘海拔 4700 米的高山草甸上，新鲜而刺激。

在一片无遮无拦、无红线的草原上修房子，刘家琨感到有点不着边际。没有任务书，只好乱想想，翻翻资料集。最后是根据土围子的启发，用一堆房子围了大大小小一些院子。但他一直没有亲眼见到那房子修成后的样子。1987 年专程去看，但那一片正在闹鼠疫，从当雄就封了路，也没去成。

1985 年，刘家琨离藏还蜀。后来，这个由一堆房子围成的大小院子，被又一个女诗人收进了视野，被讴歌为“月光下壮丽的大厦”。那房子风光了一阵，后来听说成了设计中没有考虑过的“歌厅”。实际上，那些房子，最高不过两层。第一任馆长加措，对这个碉楼似的房子很不满意。他给刘家琨写信，没留情面地一顿痛批。因为藏胞自古以来的娱乐生活是围着火堆跳歌庄，男欢女爱，在一年一度的集会上骑马打枪扛石头，群众艺术根本就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盖一片那种房子。倒是来院子里避风的羊，对刘家琨挺感激。



/ 金华茶舍群体 /

在那曲，刘家琨悟出一个道理：建筑设计的要旨并不是设计建筑，自作聪明的人塞给人家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只会适得其反。

1989 年，回川两年的刘家琨又跑到了新疆。事因是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大油田，设计院是石油城的设计单位，所以要派人去那盖房子。

时隔两年，当刮目相看。这次，刘家琨是堂堂专家组成员。虽然他自己说“懂个屁！”，可石油城到底建在库车，还是库尔勒，他的话很顶用。就连向中央首长汇报方案的人也是他呢。

经过一番“考察”，石油城定在库尔勒。刘家琨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文化中心。任务明确后，他和同事被关在库尔勒郊区一个招待所里。成天趺拉着拖鞋，有事没事都是画图。

画了一天图，抬头看看，明晃晃的太阳还高高地悬着，够不着地平线。

漫长的白昼，伴着听完 A 面翻 B 面的一盘罗大佑磁带，腻歪得到不了头。

那阵子，刘家琨像大多数建筑师一样，也会迷恋某种形态。肥美的曲线看多了，他迷上了椭圆。死活要给文化中心做个椭圆形大厅。这下可把合作的同事们画惨了。

那个圆家伙后来建起来了。但和上次一样，刘家琨还是没见着。他委托留守同事带回来照片，可相纸上的圆家伙也是云里雾里，迷蒙得很。关键是，听说它并不好用。说得过去的，是那个附加的户外空间——下沉式室外广场。能歌善舞的当地居民，常聚集到那儿又唱又跳。新疆之行，让刘家琨又悟出一个道理：建筑师在设计前应该尽量删除自我，观察现实。

建筑实践大大地丰富了他的设计经验，但对设计兴致却没有增加。他还是老样子，对这个行当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那时他也会掰着指头算一下，大学毕业整 10 年，刘家琨主持设计的项目，不过是远在西部边陲的两个建筑而已。还都不是跟“全程”。图纸画了，房子没造好，人就转移了。他将对建筑提不起兴趣的重要原因，归咎于从未经历过图纸变为物质的那种撼动。

“可以这么说吧，学校里的 4 年，包括毕业后的十几年，我都没有把我的精力放在建筑设计上面，相反，我对其他事情的兴趣更大”。

刘家琨对“其他事情”心有所仪，那么，何为“其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如所有狂热的文学青年一样，刘家琨迷上了写作。“把文学当事业，把建筑当职业”，是刘家琨向往的理想生活状态。在建筑设计院，他正业是建筑设计，副业是文学创作。本来是正业、副业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可不成想，建筑做俩，面都没见过。中篇小说写了 4 个，却非同反响。

1983 年《英雄》，1984 年《高地》两篇小说的发表，读者从字里行间领略了刘家琨的才情，也看出了建筑专业背景对他创作的影响。即便是现在审视他的作品，也会发现他小说的主旨，并未疏离今天建筑师心理的挣扎与抗争。与其说，20 多年前《英雄》中，从楼顶坠落的“乱糟糟一团”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人公“半只鸡”的悲剧结局，不如说，这一直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所有建筑师的境遇。

《高地》中，对父亲建筑师不顾及建筑具体环境的批判，在时代发展了 20 年后，所批判的现象仍比比皆是。文学与建筑从完成过程看着距离很远。